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高宗皇帝十九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上在臨安

辛未 上

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

張浚曰朕居煥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

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

於溝壑强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

曰 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

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

陛下以多艱之際 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

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

上或
達旦
不寐

置局
賣藥

問方
今形
勢

乞均
內外
任

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 陛下聰明苟
 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
 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不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 甲
 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道夫召對 上
 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
 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 上稱善 乙亥
 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耻道喪
 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
 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
 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

納粟
官注
授
因
寬
早
恤

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為重乎願明
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
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
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
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
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
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
官已授者並罷 己卯詔朕以菲德致茲旱災痛念
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
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恤事件布告

伯玖賜名
上神實錄
宗實錄
張浚
聲劉
豫罪

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子宗室伯玖賜

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

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

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

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 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

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

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于內殿 上諭

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

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軍中亦須先立

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

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効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抑辜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漑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

給還
預借

因旱
預修
荒政

場錢先還一半不便 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
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
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
呈文字 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
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
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
州縣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
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
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
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

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課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 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 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濬而益深民之戴 宋永永無斃宜矣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 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

宗室戚里不為將相

也 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 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息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 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定買官陞轉法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

陶愷以紹斥
愷主紹述

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
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
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
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
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敷並免
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
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
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 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
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
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
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

改營
田為
屯田

置行
在交
子務

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仍民間例
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
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
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
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
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
文鈔皆係 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
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樁一
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
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
萬緡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

乞勸
分上

贈
鄒浩

召人
買田

趙霈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豪右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并没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永為已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

書度張
裴傳

韓世忠
牙合擒

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圖復中原於是國威大振 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

謀軍事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孛堇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敵將孛堇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

□□□侵犯王略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

山賊
雷進
平韓世
忠圍
淮陽

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
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
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
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
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
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
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
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
乃還道遇敵兵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

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折

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

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

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 上曰朕宮中每

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

自可引對鼎曰 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

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 上諭綱曰浚自

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寒食 李綱見

張浚 始練軍事

李論事論人
網五金失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劫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

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口口耳淵聖
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
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
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策
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
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口口口略主人恃
其兇威靡所不止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
願下明詔詳述自 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
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丙寅詔自今置
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樁管 三月戊辰朔初收

內樁庫
管器

收官
告綾
紙錢

李光
趙霈
爭火
災事

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藝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
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
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
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
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
弇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
職矣 己巳 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
京東准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
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

並韓忠飛 世用岳
李綱論復事
十恢綱

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
沉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
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
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
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
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
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

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
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
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
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
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
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
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
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
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
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
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

命劍祀

陳州南

旱蠲

傷通

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
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
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
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
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
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
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辛未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 紹興四年已
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閣倚及進呈 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又詔旱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毆傷人罪至死

命協買
官力馬

尹焞
再辭召命

權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知全州
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
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負主管
錢物上曰朕以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筭餘杭監
收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三十匹
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
買馬後二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今直清與遠協力
措置馬癸酉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
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
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
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

乞不
拘輪
對

張俊
拒行
檄府

愚分故有是命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
 已經召對及已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元已見
 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
 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顧對雖數而不嫌
 倘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
 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
 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
 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擗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
 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
 於朝趙鼎白 上曰浚以宰相督行府若號令不行

愷賤
陶

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
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
者以爲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爲患鼎謂浚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
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
入衛俊尚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已
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旣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刼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
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刼持懷奸誠如
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元祐之初哲宗
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

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

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

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共惟

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

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

陛下亦知有 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策一於是

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

蔡卞始用事厚誣 宣仁欺罔 哲宗以 神宗為

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 太上皇嗣

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

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

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
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劫持
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
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
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
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
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
為痛心疾首者也共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
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
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奸有流邪源

不許堂除通判

好德生

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
 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 陛下明正典刑揭
 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 上曰
 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
 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 上曰甚
 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
 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女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
 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 癸未閏旦
 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
 以旋風棒擊之至死 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
 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

結盜 獄死 不賞 夜觀 奏議 損目 倚閣 災傷 戶帖 錢

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
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
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
為史受賕鍛煉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
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 上
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 上曰前夜已覺目
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
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
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壬辰詔四川災傷
州縣委失檢放人戶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
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 乙未王庶知鄂

王獻論十篇上帥府元
縣監考事帥上篇十獻王
令司校跡府元六論庶
罪出論
死失

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
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篇 庚子殿中侍
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
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府潼川路一嘗奏到
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詔吏
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上御經筵給事
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
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皆不死翌日 上以語
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
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
乃長女姦爾 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

宋藻 十君 論 偽齊 州 岳飛 起復 京局 改官 罷任 宗子 訓名

丑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 上召對

特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

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

不得辭免飛再辭 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每

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己酉殿中侍御史石公

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

得以次進從之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

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

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壬子時正陰雨 上數

慮陰 麥害 王縉 青瑁 取錄 玳瑁

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

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

意感格天必垂祐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諫

上取青瑁玳瑁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瑁數

十兩止造一帶鞵觀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

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瑁否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

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瑁乃是

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

以充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

議也鼎曰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上

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

中興聖正卷十九 十五

大將賜功號
臣復翰林侍
讀論部事
不六

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
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
讀學士冲再辭新命 上乃令改命自 咸平初始
置講讀學士經 元豐 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
部不任責事 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
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
斷天下事耶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
莫重縣尹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
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力

定四
邑十大

劉大中
內言
任外

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
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
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

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
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
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
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
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
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
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
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 上謂大臣

留金
器賞
將帥

以儉
素為
家法

王論
名庶
節等
事

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
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
何必美觀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
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
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黃素羅衾褥
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
也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
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
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躋其言
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

荆乞王
襄庶

留爵
戰祿
士賞

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陸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閣門引對復舊典也甲戌戶部言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餐錢不應格法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

更堂
除宮
觀法

命廣
西帥
買馬

閱習
水軍
戰艦

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乙亥詔除見任知
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
部按格擬差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
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
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
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廣閱習水軍戰
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
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閭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
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
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衆取可資以
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

論撮子
收課弊

秦檜
知溫州

言者
論交子弊

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癸

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
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
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
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
溫州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
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未有
所椿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
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堦
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

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樁撥見錢矣續降
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
而未聞樁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
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
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
權貨務樁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
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
子先令庫務樁堦見錢行使之日齋至請錢者不以
多寡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一
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
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闔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

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奸偽乎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又言昨見朝廷令權貨務椿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東路行使其後改為交子欲廣行用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椿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並未見椿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

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為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欲望聖慈博採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以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工部侍郎趙霈時為諫官亦言其弊有五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為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

廢交
子復
為關
子

拘官
船備
漕運

焚香
禱雨

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
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
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真贗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
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鋸之家商賈不
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
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
是遂復為關子焉 丙戌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
司拘籍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 辛卯輔臣進呈
上方以愆雨為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
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 陛下憂勤如
此天必垂祐 成忠郎李沆上 皇宋大典三卷詔

李沆 上皇 宋大 典 金星 犯畢 張俊 張 貽 貽 禁 銘 寶 錢 鈺

進一官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 上諭大臣曰占法
邊有敗兵當諭張俊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
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
所臨分野 上曰畢主趙地然既云邊有敗兵則我
亦不得不戒也 壬辰江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
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俊命依山築城左
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偽齊遣三百騎臨淮佇觀
久之而去 甲午詔自今鈺銘錢寶及私以喻銅製
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已上並徒二年本罪
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 乙未殿中侍御
史周秘試侍御史先是秘言 太祖皇帝欲以緡二

周論費
秘邊

詔監
司慮
宮種
中稻

百萬匹盡易敵人之首 陛下將肆伐於北方於常
賦之外薄取於民蓋不啻二百萬緡矣今經常之費
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
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免若不稍加靳惜
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欲望密詔
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捲管毋
令有司輒有侵耗庶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
行府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
行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
著為令 六月丁酉朔 上謂趙鼎曰朕以宮中親
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

喜雨
露足
續編
詔旨

王庶
經理
荆南

半真可喜也 癸卯詔汪藻續次編類 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寢零落可惜乃
先進藻一官令接續類編 甲辰新知鄂州王庶知
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
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
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
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
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
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
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
為雄藩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 上曰知之上天

趙鼎
奏地震地

詔責言民
自求恤

謹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
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
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
耳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
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
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
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
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己酉手詔略曰
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
讟滋彰乖氣致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
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州郡守

張俊請建康幸

張俊軍聲大振
大暑放

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
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為姦遣內侍往淮南撫
問右僕射張俊以俊將渡江巡按故也俊以謂東南
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
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
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俊又渡
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俊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
秋不遠俊以方略喻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
而後乘機擊之三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
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 上御正殿踈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

秦檜
知紹興府

罷交子務
官吏

慮雨
妨事

故也 乙卯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詔交子務

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

為糴本關子而推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路受納

錢物浩瀚若印押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

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

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乞勒令分析

於是遂罷 丁巳 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

曰若得晴亦不妨事 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

結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不可擘畫大率豐年自

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蓋喜之也 是日營田官

王弗候對 上望見之曰少頃當詳諭王弗令竭力

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地利
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

紹興之初兵拏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採羣議遣使

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幾徧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王言縉
地震地陰

久任
江淮
守臣

治在天
賞罰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
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邊防盜賊則備之是皆
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
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
之為長久之計也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
年為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
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
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
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縉
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上論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

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鼎
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
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
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爲而貸貸一有
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
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
貸一賊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懼縱一姦民而天
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爲仁
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
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

乞堂
除縣
令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甚哉 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 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 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 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 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趙鼎得浚書云建康入納

不變
鹽法

定牒
試不
實罪

漕司
附試

鹽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商旅放心來往鼎曰亦
緣久不廢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
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有增也 甲子詔自今
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
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秦也舊
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
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漕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人
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
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
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負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
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宋徽宗入國...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增入名儒講義...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

建理田 官營

入批度 錢舊牒

獎世光 諭忠世

紹興六年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
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
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
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輸綾
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
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
司諫王縉言近日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
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
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

事關益貶
外交馮

郡監謹
守司選

賞足以勸有功凡甚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
 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
 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
 戢乃言於 上前是日 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
 事寢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 上威斷 上
 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間過失亦不少貸
 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
 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
 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
 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按察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爲己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爲要道使當時爲相者如姚崇得奉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

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

劉長源言十二事

劉光世克壽春

秦檜入見

錄司馬光後

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
 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
 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
 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
 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
 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
 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
 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
 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
 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黃童白叟言及之則以手

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
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故有是
命初光孫植旣死立其再從孫植爲嗣而植不肖其
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諭
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
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
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
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
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
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
臣旣奉詔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

記馬司
上光

陳輔諫體
公得臣
童梁免
子璵解

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
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
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
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裛為十冊上
之 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
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
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
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 上大感動
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今尚書省以其奏疏修
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
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 癸卯

下
敕
詔
申

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
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
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
曰迨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
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間不至為
人之弟而錫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
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
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
投亡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
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
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

議幸
平江

秦檜
孟庚
留守

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 崇寧初以上書邪等

上皇
司馬
重光

禁錮二十年。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說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上皇之意也。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己未，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

劉源敘黨
長乞姦

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
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
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房元齡為賢相而其子遺
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
列况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
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
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
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弒晉文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器
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芮與義府
而可誣其裔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

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議論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

貶劉長源

職事
官給米

定銓
試法

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
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
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
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唐
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
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
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
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
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
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
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權貸三務歲

權務格程厚世論
賞貨敦經十

岳飛
克盧
氏縣

趙
渙
責
之

収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鐵居十之八茶
居其一香礬雜収又居其一焉 遂寧府教授程敦
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
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
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
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晟董先引兵
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 上次
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 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
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
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

延守 令問 民疾 苦疾 上至 平江 府至 恨未 除科 斂天 治天 下疾

匯治罪趙鼎曰 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 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壬申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筇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 癸酉 上次平江府 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負面對 己卯 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 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可愧也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脰之疾者得 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詔四川應上

四漕拘錢范著錄誣
川司叔實冲實辨

尹焞赴江昭帛
焞召自賜帛

供內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李迨
請也後四日迨始辭行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
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于朱墨二
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攷異一書明著是非
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 哲宗皇帝實
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
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
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
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
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
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

王言大縉
和臣不

重祿修
新書

胡憲
賜出

張浚
視師上

所居敦遣焯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

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縉入

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

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丁亥吏部侍郎晏

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俟等上 紹興重修祿秩新書

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行 己丑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

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

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 上將親征

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攻江上亶使諸帥

偽齊
分路
入寇

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
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
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
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以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
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攻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
猷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
斥鑿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北兵來寇

通鑑
有益
治道

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
眙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
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
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
上視師至是發行在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
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
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橐鞬風
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况聖訓有
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

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
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北服於河南
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
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
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
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
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
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
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

張浚
言有
進無
退

趙鼎
折彥質
議保退

簽書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
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
計不必守前議于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訛
里也孛堇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
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
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敵
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
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
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
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
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

張俊
欲渡江者

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部
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
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
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
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揚
沂中為俊統制官俊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
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
跌俊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
世已舍廬州而退俊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
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
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

劉光世
獲捷兵

席益
薦士
知名

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
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
與沂中相應遣王德勳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
賊將崔臯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
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却
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
縣人十三負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
霖為之最後皆知名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
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椿管依限起發
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劉猷以
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揚沂中與其

楊中塘捷
沂藕之

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猓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
欲會麟于合肥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猓遇賊據山險
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
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
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
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猓以首抵謀
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以
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
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
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猓敗拔

中興聖政卷二
二
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
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
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
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
去北方大恐

大事記曰自 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敵分
道入寇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屯揚州流星庚
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敵偽俱遁矣鼎
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
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
無盜區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

都督浚出視師取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
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
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
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
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
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俊
為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
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
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
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揚沂中捷于藕塘北
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 紹興四年以後七年

李綱
奏陳
利害

李綱
獎諭

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也

丁未先是江南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羅

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略以

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

有渡淮南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

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敵情狡獪匿重兵

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

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

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

款賊兵某路空虚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

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

夜閔
淮西
警報

褒論
張浚

張九成
職辭名

詔獎論其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
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
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辛亥楊沂中
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
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六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
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劉豫犯順犯壽及濠鄉帥
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兗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
不忘嘉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
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上不許九
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奏朝
廷紀綱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之壬子四川

席益
增印
錢引

建國

讀孟
子終

易青
篇

死賊

趙鼎
張浚
不協

中興聖正卷二十一

十一

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
 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易青為廣東賊曾哀
 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
 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
 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楊沂中奏捷鼎
 即求去位 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
 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
 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
 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 陛下之志

趙鼎議
臨安回鼎

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慮焉鼎曰 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 陛下考慎之明乎 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 上許之

大事記曰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自 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

詹叔
霆獻
平定
策
張浚
回授
官

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
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
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
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
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
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
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
次叔霆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錄焉 戊辰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
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輔臣

轉對
官許
投進

諸將
知尊
朝廷

鄭剛
中言
虛弊

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
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庚午詔張浚召還
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 上曰淮北既無事
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
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
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飢窮嚴警
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
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
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
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

喜引
對得
人才

旌廉
吏

喜司
馬光
隸字

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
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
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
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為吏廉湖北
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
辰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
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
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
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

席益
漕運
六策

呂本
乞黜
不職
吏

仁宗
奏文
宣王
諸賢

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
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
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
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
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
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
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 紹聖以
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
稱 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
沒 巳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 仁宗所
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 仁宗問今歲科舉內

書成
成都大
榜殿

金國
廢國
劉豫

張浚
引秦
檜

臨安
府火

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
於他書 上曰 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
治 壬辰 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
麟等既敗歸金國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為庶
人以謝之於是金國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
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
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
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
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 上愀然
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
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張諫
回浚
議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發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絀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當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

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敵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

趙鼎
折彥
質罷

范冲
宮觀

蘇符
代冲

論唐
明皇
任相

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
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
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提舉江州太
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負外
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 乙巳
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吏
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
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
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

趙經紹
鼎理興

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趙鼎入辭，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丙午，秦檜入見。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手詔曰：

任內詔
外均

賞蔡
景芳
船事

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
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
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
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
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
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
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
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
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綱
首蔡景芳招誘船貨自 建炎初年至 紹興四年
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

秦檜
入講

川陝
進給
驛券

優擢
館職
外任

銓量
監司
守貳

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
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

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
行在仍給五人衙官驛券自是為例 已酉詔自今

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

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

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參

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

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

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人除授非人

百姓受弊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姓名送中書後省

引試
効士

不長
告許
之風

王縉
言士
大夫
貪冒

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不可任用
並具奏改作自陳宮觀 詔樞密院都督府効士並
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時務策一道優等再令學士
院召試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
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覲不法御筆令監司
究實 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訴不
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
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許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
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頽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
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

論守
賞
罰

增
民
事
律

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丁巳翰林學士
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
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
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
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
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 戊
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
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
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
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
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

陳輔學
公乞伊
學禁川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
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
人同己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
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
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
之是以趣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
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
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
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
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
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

四大
十邑
除堂

劉請立豫

兩浙寬剌
錢

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謀請於金欲立
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
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
定之 是歲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平江歲計寬剌
錢二十二萬緡自是為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